

苏轼贬谪词中的生命哲学与审美意蕴

蔡晶

(齐齐哈尔高等师范专科学校 161000)

摘要: 苏轼一生屡遭贬谪,政治仕途的坎坷促使其词作发生深刻转变,成为探讨生命哲学与审美意蕴的重要文本。贬谪期间,他将对人生际遇的感悟、对存在困境的思索融入创作,以理性哲思解构苦难,以审美视角重构生命意义。研究其贬谪词中的生命哲学与审美意蕴,不仅能明晰苏轼的精神世界与艺术追求,更能洞察中国古代文人在逆境中实现思想突破与审美创新的文化密码。

关键词: 苏轼贬谪词; 生命哲学; 审美意蕴

引言

苏轼的贬谪生涯与其文学创作紧密相连,在政治失意与人生困境中,他的词作成为承载生命哲学与审美意蕴的重要载体。其贬谪词不仅记录了个体的精神蜕变,更蕴含着对生命本质、存在意义的深度思考,以及对自然、人生、艺术的审美探索。深入剖析苏轼贬谪词中的生命哲学与审美意蕴,既能揭示其思想内核与创作特色,也能展现中国古代文人在逆境中实现精神超越的智慧,为理解传统文学的精神价值提供独特视角。

一、苏轼贬谪经历与贬谪词创作

(一) 贬谪经历的分期与创作背景

苏轼一生多次遭贬,其贬谪经历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首次是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此次事件使苏轼从朝廷官员沦为戴罪之身,政治理想遭受重创,生活陷入困境。第二次是被贬惠州,此时他已年过半百,政治斗争的冲击使其远离政治中心,在岭南之地面临陌生的风土人情与艰苦生活。第三次被贬儋州,更是身处蛮荒绝域,生存条件恶劣。这些不同阶段的贬谪经历,为其词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现实素材,也促使他不断调整人生态度与创作视角,从而在词中展现出不同时期的心境与思考。

(二) 贬谪词中情感的多维表达

在贬谪词中,苏轼情感表达丰富且深刻。于黄州期间,他写下《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等词,既有“长恨此身非我有”的自我诘问,流露出对人生无常、身不由己的感慨;也有“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的超脱之思,展现出试图摆脱困境、向往自由的心境。贬谪惠州、儋州时,其词中则蕴含着对生活苦难的直面与豁达,如《定风波·南海归赠王定国侍人寓娘》中“此心安处是吾乡”,体现出随遇而安的从容,以及对人生意义的重新审视,情感表达从苦闷到超脱,层次分明。

(三) 贬谪对词体风格的拓展

苏轼的贬谪经历极大地拓展了词体的风格。在被贬之前,词多以婉约为主,内容局限于男女情长、伤春悲秋。而贬谪后,他将个人的政治遭遇、人生感悟融入词中,使词具有了更广阔的社会与人生内涵。如《念奴娇·赤壁怀古》,在黄州的壮丽景色与历史遗迹中,抒发对历史兴亡、人生短暂的深沉思考,开创了豪放词风。他的词风从婉约走向豪放与旷达,打破了传统词体的束缚,丰富了词的表现形式与审美意境,推动了词体文学的发展。

二、苏轼贬谪词中的生命哲学

(一) 对生命有限性的认知与超越

苏轼在贬谪词中深刻认识到生命的有限性。在《赤壁赋》相关词的创作中,他观“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目睹长江奔流不息,历史长河中无数英雄豪杰皆随时间消逝,清晰意识到个体生命在浩瀚宇宙与漫长历史中的短暂与渺小。面对这种有限性,苏轼并未陷入消极悲观,而是以豁达的态度

寻求超越。在黄州贬谪期间,他通过与自然的对话,感悟到“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的哲理,认为从宇宙永恒的角度看,个体生命与万物一样具有永恒性^[1]。这种对生命有限与无限辩证关系的思考,使其在困境中能超越生死界限,以旷达心态面对人生起伏,在《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中“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的感慨后,接以“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的超脱之语,展现出对生命有限性的超越与对精神自由的追求。

(二) 逆境中的安身立命之道

苏轼的贬谪生涯充满艰辛,但他在词中展现出独特的安身立命之道。贬谪惠州时,他写下“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看似是对岭南风物的喜爱,实则是在艰苦环境中主动寻找生活乐趣,通过对日常生活细节的关注与热爱,构建起内心的精神家园。在儋州,他与当地百姓交往,将“天涯海角”之地当作安身之所,在《定风波·南海归赠王定国侍人寓娘》中以“此心安处是吾乡”表达其随遇而安的处世哲学。这种安身立命并非消极的妥协,而是积极地调整心态,在困境中坚守自我,以乐观的态度适应环境。苏轼通过对自我价值的重新审视,将个人命运与普通生活紧密相连,在平凡中发现生命的意义,实现了在逆境中的精神安顿,为后世文人在困境中如何自处提供了典范。

(三) 物我关系的辩证思考

苏轼贬谪词中对物我关系有着深刻的辩证思考。他既认识到个体与外物的区别,又追求与自然万物的和谐统一。在《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中,他问“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将自己与明月相对,展现出对外部世界的好奇与探索。同时,他又渴望“乘风归去”,融入宇宙之中,体现出对物我合一境界的向往。在贬谪生活中,他与山水自然亲密接触,在《浣溪沙·细雨斜风作晓寒》中描写“雪沫乳花浮午盏,蓼茸蒿笋试春盘。人间有味是清欢”,通过品味自然之物带来的简单欢愉,感悟到物我相互交融的美好^[2]。苏轼认为,个体不应被外物所束缚,也不应与外物对立,而是要以一种平和、包容的心态去欣赏、接纳万物,在与自然的互动中实现心灵的净化与升华,达到物我两忘、天人合一的境界,这种对物我关系的辩证思考,蕴含着对生命本质的深刻理解。

(四) 生命意义的重构与精神升华

苏轼在贬谪过程中,对生命意义进行了重新构建与升华。政治上的失意使他从追求功名利禄的传统人生目标中解脱出来,转而关注内心世界与精神追求。在《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中,他以“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的孤鸿自喻,表达自己在困境中坚守高洁品质、不随波逐流的态度,这种精神追求赋予了生命独特的价值。同时,他通过文学创作,将个人的贬谪经历与感悟转化为具有普遍意义的精神财富。其贬谪词不仅是个人情感的抒发,更蕴含着对人生、社会的深刻

思考,影响着无数读者。苏轼在困境中实现了生命意义的重构,从追求外在的功名转向内在精神的完善与提升,这种精神升华使他的生命哲学具有超越时代的价值,激励着后人在困境中坚守自我,追寻生命的真正意义。

三、苏轼贬谪词中的审美意蕴

(一) 时空交织的意境美

苏轼贬谪词通过对时间与空间的独特处理,构建出极具张力的意境美。在时间维度上,他常将个体生命置于历史长河中审视,形成强烈的时空对比。如《念奴娇·赤壁怀古》开篇“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以长江的永恒流淌象征时间的不可逆转,将周瑜“雄姿英发”的历史瞬间与自身“早生华发”的现实处境并置。这种古今对照,不仅展现了历史的沧桑变迁,更凸显出个体生命在时间洪流中的短暂与渺小。在空间维度上,苏轼词中频繁出现广袤的自然场景,黄州的赤壁、惠州的岭南、儋州的海岛,这些地域意象不仅是地理坐标,更承载着他对于生存空间的哲学思考。

在《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中,“夜阑风静縠纹平”的静谧江面与“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的浩渺空间相呼应,通过空间的延伸消解现实困境带来的压迫感。苏轼还善于打破时空界限,在《永遇乐·彭城夜宿燕子楼》中,由燕子楼的现实场景联想到唐代关盼盼的故事,“古今如梦,何曾梦觉,但有旧欢新怨”,历史与现实的交织使词作产生跨越时空的审美张力。这种时空交织的手法,使苏轼贬谪词突破了具体时空的限制,创造出既具历史纵深感又富空间开阔性的审美意境,引导读者在虚实相生的场景中体悟生命的复杂况味。同时,苏轼通过时空的转换,将个人的贬谪遭遇与宇宙、历史相联系,使词作的意境超越了个人情感的局限,具有了普遍的哲学意义和审美价值。读者在品读这些词作时,仿佛置身于一个多维的时空世界,感受到苏轼内心深处对生命、历史和宇宙的深沉思考,从而获得独特的审美体验。

(二) 矛盾统一的情感美

苏轼贬谪词的情感表达呈现出矛盾与统一的独特美感。一方面,他毫不掩饰政治失意带来的苦闷与彷徨,如《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中“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将自我的孤独与寂寞投射于孤鸿意象,展现出贬谪初期的迷茫心境;在《西江月·世事一场大梦》中,“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更直接抒发了对人生无常的悲叹。另一方面,他又时常流露出超然物外的旷达,“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以对自然风雨的泰然处之隐喻对人生挫折的释怀;在《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中,“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的纠结,最终归于“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释然。这种矛盾情感并非简单对立,而是在苏轼的创作中达到高度统一。他通过对儒释道思想的融合,将儒家的入世情怀与佛道的出世智慧相调和。在困境中,他既保持着对家国的责任感,又能以佛道的超脱消解痛苦。如在惠州期间,尽管生活困苦,他仍写下“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看似是对岭南风物的喜爱,实则通过积极的心态将苦难转化为生活乐趣^[3]。这种情感的起伏与平衡,形成了层次丰富的审美体验,展现出人性在困境中自我调适的复杂美感。苏轼贬谪词中的情感矛盾与统一,反映了他在现实与理想之间的挣扎与和解,也让读者看到了一个真实而立体的性格,从而引发强烈的情感共鸣。

(三) 质朴自然的语言美

苏轼贬谪词在语言运用上追求质朴自然,摒弃华丽雕琢,却蕴含深厚的审美价值。他常以日常口语入词,如“雪沫乳花浮午盏,蓼茸蒿笋试春盘。人间有味是清欢”(《浣溪沙·细雨

斜风作晓寒》),用直白的语言描绘饮茶尝鲜的生活场景,将平淡的日常升华为诗意的审美对象。在《浣溪沙·软草平莎过雨新》中,“软草平莎过雨新,轻沙走马路无尘”以通俗的表述勾勒雨后乡村的清新景象,毫无雕琢痕迹却生动传神。在句式结构上,苏轼打破传统词体的固定模式,灵活运用长短句,增强语言的节奏感与表现力。《哨遍·为米折腰》化用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以散文化的句式铺陈归隐之志,自然流畅而不失韵律;《行香子·述怀》中“虽抱文章,开口谁亲。且陶陶、乐尽天真”长短交错,如叙家常,将内心的感慨娓娓道来。此外,苏轼善于运用白描手法,简洁勾勒景物与情感,如《西江月·顷在黄州》中“解鞍欹枕绿杨桥,杜宇一声春晓”,仅用寥寥数字便描绘出清晨酒醒的场景,意境全出。他的词中还常常融入方言俚语,增加了语言的生活气息和亲切感。这种质朴自然的语言风格,既贴近生活真实,又超越世俗庸常,使词在平淡中见真味,展现出返璞归真的审美境界。苏轼通过质朴的语言,将日常生活中的点滴感悟转化为文学艺术,让读者感受到平凡生活中的诗意与美好,体现了他独特的审美追求和语言艺术造诣。

(四) 虚实相生的意象美

苏轼贬谪词中的意象运用呈现虚实相生的特点,拓展了词的审美空间。实的意象如具体的自然景物、生活场景,是情感表达的基础。在《浣溪沙·山下兰芽短浸溪》中,“山下兰芽”“松间沙路”“暮雨子规”等实景构成清新的春日画面,为“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的哲思提供现实依托;《鹧鸪天·林断山明竹隐墙》中“林断山明竹隐墙,乱蝉衰草小池塘”描绘乡村夏日的衰败之景,烘托出词人的落寞心境。虚的意象则包括历史典故、梦境幻想等,赋予词作更丰富的内涵。《永遇乐·彭城夜宿燕子楼》中,苏轼由燕子楼的现实场景联想到唐代关盼盼的故事,“古今如梦,何曾梦觉,但有旧欢新怨”,通过历史与现实的交织,表达对人生虚幻的感悟;在《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中,“夜来幽梦忽还乡”的虚幻梦境与“小轩窗,正梳妆”的逼真细节结合,将对亡妻的思念之情表达得淋漓尽致。苏轼还常运用神话传说等虚意象,如《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中“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以月宫仙境隐喻对理想境界的向往与现实的矛盾。虚实意象相互映衬,实中见虚,虚中有实。如在《八声甘州·寄参寥子》中,“有情风、万里卷潮来,无情送潮归”的实景描写,与“约他年、东还海道,愿谢公、雅志莫相违”的归隐之志(虚)相结合,既展现了自然景观的壮阔,又抒发了词人的人生抱负与情感寄托。这种虚实相生的意象运用,使苏轼贬谪词在有限的篇幅中蕴含无限的审美意蕴,引发读者的深层思考与情感共鸣,拓展了词的艺术表现力和审美空间。

结语

综上所述,苏轼贬谪词中的生命哲学与审美意蕴,展现了其在困境中对自我的深刻反思与艺术的不懈追求。他以哲学思辨突破生命局限,用审美创造超越现实苦难,将贬谪经历转化为文学创作的源泉与精神升华的契机。这些词作不仅具有文学艺术价值,更承载着对生命意义的永恒探索,其蕴含的智慧与境界跨越时空,为后世提供了面对困境时的精神指引,彰显出中国古典文学独特的人文价值与永恒魅力。

参考文献:

- [1]陆艺颖.论汉语言文学中语言的审美意境[J].汉字文化,2024(23):63-65.
- [2]柳一文.汉语言文学中语言的运用和意境研究[J].文化创新比较研究,2024(8):9-12.
- [3]王晶晶,金子.探析汉语言文学中语言的审美意境[J].文存阅刊,2023(18):40-42.